

# 树

陈秀丽

很多文人对故乡的着笔，往往从村里或院子里的一棵大树开始，或槐树或杏树……我的故乡记忆里，是有几棵不算高大的樟树。三棵成行，两行并排，整齐挺立在院子靠河的一旁，站成哨兵的样子，日夜守护着我童年的家园。夏天时，树林下一片阴凉，常有凉风袭来，像是院子里的气温调节器。秋天时，小树林又别有一番意境，秋蝉鸣树间，落叶载舟远……

那片小树林，还藏了我一个不可告人的小秘密。小时候，老妈做点小生意，家里的抽屉里偶尔会放点零钱。有一次被我无意中发现了，乖乖女的贼心贼胆瞬间胀大，便偷偷伸手拿了些钱币。先是买了些零食，满足了食欲后，便乐颠颠地跑到空无一人的小树林里偷偷盘点“赃物”。我的眼睛突然像极了葛朗台先生的那双眼，染上一层金黄光泽，变得黄灿灿的……正窃喜时，老妈像变魔法似地出现了，我顿时怔住了，吓得不知所措，心想这下完蛋了，素来严厉的老妈该会如何“收拾”我？令人意外的是，她并没有多大的声响，更没有责备，只是走近我身边，轻声

地跟我说：“隔壁院子的那个小云姑娘，经常这样，她妈妈天天骂她，逢人便说……”我豁然明白了，迅速把摊在树根下的钱币全交还给她，她顺手带我回家，不再言语，用沉默保全了我的自尊，也呵护并教导了那颗幼小的心灵。从那以后，我再也不去动抽屉里的半分钱，变得无比诚实坦荡，任何事都不与人争夺和计较。后来我常想，未受过文化教育的母亲，竟然有这样的睿智完美地处理好这件事，并从此教会我诚实守信！假如她用另一种粗暴的方式教育，又会是怎样的一种结果呢？“润物细无声”，大抵如此吧，父母对我们的教育，从来不讲大道理，他们以自己的勤勉智慧和诚实善良，传导美德，感化心灵，培育我们这几棵小树苗健康成长，最终和父母一样，成为诚实耿直、善良醇厚的人。那片小树林，成了我思想成长的起点，也成了我梦里云游的地方！

后来，那片小树林旁长出了一间砖头小屋子，屋里有个吹笛的少年，常在晨间暮色里传来悠扬的笛声，让幽静的小树林更添一番情趣和文艺范。吹笛少年成年后成了一名优秀的音乐教师，让更多的笛声在故乡的天空上飘扬……再后来，我竟不知那片树林

的去向了，只偶见有木匠在院子里造船。对于海边人，船是必不可少的，而长在海边的树，似乎也有着不同寻常的宿命，对于它们的“不翼而飞”，不足为怪，它们是以另一种生命状态存在，它们将以漂泊的方式带着乡亲们去逐梦，就如我，从此漂远，不再归去！

童年里的大树倒了，故乡的院子里不再有树，如同一个地方没有了地标。又像一个老人失去了招手的双臂，无力召唤从院子里走出的一个又一个渐行渐远的游子。而我们的记忆却就此种下了，无论身在何处，我都能沿着记忆的轨道寻得它的方位。十年清晰又模糊的童年时光，占去我此生大半的记忆，那清晰的记忆如同心里流出的清泉，从不枯竭，也不浑浊。人们常说为何眼里总是饱含泪水？是因为对脚下那片土地爱得深沉。同样，为何梦里总有故乡浮现？是因为对那片生我养我的土地爱得深沉！

几年前，生命里的大树也倒了，他和院子里那几棵樟树一样，以另一种生命状态与我同在，以树干为舟，叶子为帆，渡我去远方！我常在一片没有树的荒野里游走，不再有蝉鸣叶舞，不再有笛声悠扬，凉风起时，以梦取暖。只是，树倒了，根还在，纵使漂泊，而灵魂依然有归处……

# 姑妈的米面

王岩

我喜欢吃米面。估计和少年时的饮食记忆有关。这个记忆就来自姑妈煮的米面。

姑妈和父亲幼儿时就失去父母。祖母年轻时因病去世，祖父抛下一双年幼的儿女，毅然北上抗日。姑妈和父亲在曾祖母、大伯公和舅公的照顾下，兄妹俩相依为命，亲情笃深断然与别家不同。50年代姑妈嫁到了隔壁乡镇的浙江省平阳县矾山镇后，经常回来看望自己的兄长。父母被批斗下放到福鼎县临近太姥山的蒋阳大队赤沙生产队时，姑妈就委托姑父不辞辛苦来探望。

1972年父母离开了赤沙，我也随父母暂住在西宅祖屋，在村办小学读书。西宅老家是父亲和姑妈生长的地方，距离镇里街道约半“铺”路。一条小溪从老厝左侧流过，右拐穿过村庄流到前岐的海湾。那时的小溪，水很清，洗衣洗菜就在溪边。院子前面就是挑矾古道，连接前岐码头和矾山矿山。来来往往的挑夫们挑着白花花的明矾从矾山到前岐，再从码头挑着黑黝黝的煤到矾矿。经常有挑夫路过老厝，歇脚喝水。偶尔留下一小块明矾用于净水。在西宅生活读书虽然时间很短，但见到了挑矾古道上的自来黑往，挑夫汉子用汗水和酸甜苦辣维持家庭生活的艰辛。

有次周末，父亲嘱咐我去矾山看姑妈。一大早，高兴提着灯笼，打着雨伞，冒着细雨，跟着挑甘蔗卖的大伯父，沿着挑矾古道，翻山越岭，爬山涉水去矾山。姑妈家就住在镇里柴桥头旁边，见到外甥来了，姑妈自然高兴得很。按照民俗，人客来了要煮点心。于是，姑妈煮了一大碗米面，在白花花的米面上，掺着肥瘦相宜的猪肉，红通通的海虾，黄灿灿的煎蛋，绿油油的葱花，再泼上加葱头熬的猪油，真是色香味俱全，那时的猪肉和虾可都是天然本土的。在那个一个人一个月只有一斤猪肉配额，还要吃番薯丝当主食的物资并不富裕的日子，如此煮米面是非常奢侈的，只有外甥才有如此高的待遇，搭车的表兄弟只有清汤米面。或许，打此以后，留下喜欢吃米面的饮食记忆。

回城读书后，不苟言笑的父亲依旧会叫我利用寒暑假去看姑妈。到省城工作后结婚前，我几乎每年都会走亲戚，从县城乘车到前岐镇，再走路去看姑妈。父亲不在了，去看姑妈，对怀念兄长的姑妈或许也是一种慰藉。姑妈依旧煮米面做点心。那年，当姑妈的外甥孙出生时，姑妈高兴得不得了，带着病躯，亲手编织了一套婴儿的毛衣，一针一线中满满都是姑妈和父亲的兄妹之情。

如今，老家到矾山已经通了汽车。昔日步行3小时，如今乘车只要20多分钟。坐着汽车，看到两地乡镇的新楼林立，看看风雨飘摇中破败的老厝门前挂的烈士故居，再回味祖辈革命的艰险，挑矾古道挑夫生活的辛苦，在无语中倍觉：正因为有先人的牺牲才有今天的和平；正因为有挑夫的艰辛，才挑出了春夏秋冬再也不用挑担的新时代。

现在父亲和姑妈都已作古的二三十年，每次吃米面，对我来说，总觉得多了些什么，又少了些什么。

姑妈的米面，是童年记忆的米面，连接亲情的米面，寄托乡愁的米面。

# 环川河事：扳虾罾

李立民

杏花天，芳草地。初春 环川，河水碧绿，清澈见底。水中自由游曳的河虾随时可见，格外地活跃。

环川的孩童终于忍不住了。我也步入了捉河虾的行列，用针、线和竹子作钓具，以小蚯蚓为钓饵，或立或蹲或伏在岸边钓河虾，默默地看着它咬钩，但收获确实不敢恭维。我特别地羡慕一位小伙伴扳虾罾。

扳虾罾，要有虾罾。虾罾制作的纱布，那时一般取材于家中的破蚊帐，裁之为三尺长短的方块，修补并缝毛边成网片，再用四根小竹子结成方形，支于四方，最后将它吊于一根稍粗的两米余长的竹子上，从而形成了一领小巧玲珑的虾罾。一人捕虾可以轮流操作数罾，因而一般都会制作一、二十领。

风和日暖的傍晚，小伙伴扛着虾罾，

前往平常虾儿较多的河域，每两、三丈距离投放一领，并朝下罾的水面抛投一小块酒糟团，让其慢慢地下沉，当作虾饵。酒糟，就是自家用红麴和糯米酿酒遗留下来的残渣，颜色殷红，香味浓郁。当年，很多农家不舍得丢弃，将它储存起来长年作为调料。在此，专门用来伺候河虾，也颇见效。

夜幕悄悄降临，小伙伴提着用木板和玻璃制成的三角形的小渔灯，带上小木桶，迫不及待地来扳虾罾了。起罾动作先缓后急，以免出水前振动虾罾，导致河虾逃离。一罾多有四、五尾，少有一、两尾，尾晶莹剔透透，似醉非醉。个把小时轮流操作一回，周而复始，收获颇丰。至晚上十来点钟，木桶内已有两、三斤河虾了。

家乡常见的河虾烧法是，将洗净的河虾放入镬内，冷水清煮，大冒热气后再放入油炒的咸芥菜烧熟。这时，出镬的河虾肉质细嫩，味道鲜美，又略带酸甜。乡下

人天生勤俭，夜来的收获，再添点房前屋后园子内自种的菜蔬，全家人一天的下饭菜再也不用犯愁了。

后来，环川的水质每况愈下，河虾日趋减少，甚至一度消失。小龙虾取而代之，环川河道成为小龙虾的乐土。几年前，我曾经填词一首《桂枝香·河虾》：

难忘旧日，正野卉新红，环川寒碧。无数长须黝目，水中闲逸。垂罾夜幕抛香饵，伴渔灯、往来巡弋。掣提纱网，素身迷醉，曲躬肥硕。看今朝、茫然失魄。叹河道蒙垢，浊流如墨。命若悬丝未济，沼虾难觅。适逢其会腌臢地，小龙虾、骄纵繁殖。一般鲜货，不同滋味，永成追忆？

所庆幸的是，今春有位堂弟告诉我一个消息：近两、三年来，家乡河水经过不懈的治理，水质有了引人注目的改善，现在水中也能看到河虾的踪影了，虽然稀少，但足以说明还是有河虾生存了下来。闻此，令我惊诧和欣慰，兴奋了好久好久。

# 蚕沙的传说

尤荣开

水乡江南有一户农家，父子俩终年外出做生意，家里只剩下更年期的婆婆和叛逆期的儿媳。婆婆二人经常为一些小事吵架，吵起架来就没完没了，日子过得别扭扭扭。

有年夏天，儿媳害了“火眼”，两只眼肿得象一对烂桃儿，眼睫毛被粘住，瞳孔羞光睁不开眼皮，她一天到晚闭着双眼，痛哭流涕。儿媳病成这个样儿，婆婆却幸灾乐祸，心里想：“老天爷有眼，真是报应……”便对儿媳说：“孩子，这回该用上我啦，要不要请个医生开点药啊？”儿媳听出婆婆的话带刺儿，很不是味儿，但怕两眼会瞎，只好恳求说：“妈，就请你发发慈悲，接医生来给我看看吧！”

婆婆请来一位医生，医生开了药方；可是，她并没去抓药，而是从山坡上捡了点儿兔子屎，从山洞里掏了点儿蝙蝠粪。回到家后，又从蚕铺上弄了些蚕屎。这样，她把三种粪便掺在一起，煎了点儿，剩下的包成一包儿，“药”煎好了，婆婆端给儿媳，说：“快喝吧！”

儿媳把药喝完，觉得很不是味儿，就问：“妈，这是什么药啊，怎么没一点儿药味儿？”

婆婆骗她说：“这里边都是极为珍贵的好药”，儿媳挺奇怪：婆婆怎么突然待自己好起来了？儿媳半信半疑地吃了几天药，谁想眼睛慢慢睁开，还真能看见东西。有一天，婆婆没在屋，她看见柜头有个纸包儿，打开一闻，跟吃的药一个味儿；仔细看看，是蚕屎、兔子屎和蝙蝠粪。儿媳气得真咬牙：“好呵，原来她老婆子想害我呀！”

说来也巧，儿媳刚好，婆婆又害眼了，比儿媳害得还厉害。儿媳也学婆婆，假惺惺地请来医生，却用纸包里剩的三样粪便当药，煎了端给婆婆。她心里说：“你也有今天哪，这叫一报还一报。”婆婆天天喝这“药”，几天后，双眼消肿了。一天，她发现盛药的碗底上有蚕屎，禁不住动了火，把碗一摔，恶狠狠的骂了儿媳。

过了些日子，出门做生意的爷儿两个回家了，婆婆、儿媳争着告状。生意人脑筋转得快，那爷儿俩听后心里都一动：莫非这三种粪便能清火解毒、治眼病？要不，哪能婆婆二人的火眼全给治好了呢？

这一年夏秋之间。害火眼的人特别多，父子俩就把三种粪便当药送人，结果还真治好了这些人的眼病。从这以后，婆婆俩也不吵架了，一家四口就用兔屎、蚕



屎、蝙蝠屎合制“丸”、“散”，改行卖开了眼药，开了家江南最大的“眼药铺”。

注释：

【植物形态】

家蚕：家蚕幼虫呈圆柱形，头部单眼12个，分别于头两侧，头下方有吐丝孔。胸部3节，各节腹面生有胸足1对，足端有尖爪1枚。腹部10节，在第三至第六腹节的腹面各有腹足1对，第一至第八腹节的两侧各有黑色椭圆形气门1对。家蚕粪便既是蚕沙。

【性味归经】甘辛，温。入肝、脾二经。

【功效】祛风燥湿、清热活血。

【应用】治风湿、筋骨不遂、腰痛脚、腹内瘀血、头风赤眼。

【用法用量】内服：煎汤，3~5钱；或入丸、散。外用：炒熨、煎水洗或研末调敷。

